

中国教育四重奏

之

# 小欢喜

鲁引弓

著



非外借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教育四重奏 ②

# 小欢喜

鲁引弓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欢喜 / 鲁引弓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7

(中国教育四重奏)

ISBN 978-7-5360-8643-2

I. ①小… II. ①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6883号

出版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程士庆 林宋瑜

责任编辑: 揭莉琳 林菁 刘玮婷

营销编辑: 麦小麦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刘凇

封面供图: 黄璐霜

---

书 名	小欢喜 XIAO HUAN X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9.25 1插页
字 数	200,000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1	引子：红色法拉利
22	喜宴
28	一次转折
41	在天台上
49	借钱
53	每一个小小的秘密
65	家访
80	反转
84	妈妈的攻略
95	找房奇遇
109	宛若聚居

119	站在高考的风口
133	小难题
149	争锋
158	补习费
170	不再言说
181	大男孩想战术
189	请老妈离场
198	精神的孤儿
206	为什么哭泣
217	老爸上菜
225	你的秘密
233	逆转

239	妈妈的路途
251	“爱情”演出
276	爸爸的贵子
280	两个礼物

## 引子：红色法拉利



雾霾笼罩的城市，也有它的春天。

过了2月下旬的开学季，春天在迅速推进。

像这样的星期天下午，路边的白玉兰在怒放，从城市高空倾泻而下的阳光，虽消融在一片灰茫中，但如果忽略对空气质量的敏感，这周遭流动的暖意里，依然有一年一度春天降临的气息。

如果没有雾霾，天空应该是蔚蓝的，阳光应该更透亮，微风应该更宜人。当然，这只是如果。

眼前，没有如果，那么就瞅着这片仿佛蒙着轻纱的阳光天地，接受这搁在如今已算是不错的天气，轻度污染嘛。

就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冯凯旋、朱曼玉夫妇把双休日返家





的儿子冯一凡送回了学校——本市著名的寄宿制重点高中春风中学。

面容清俊的爸爸冯凯旋、小圆脸大眼睛妈妈朱曼玉和身材高挑的儿子冯一凡走在校园里，脸上都有似有若无的疲惫，除此之外，与此刻校园里别家的“三人组”没什么差别。

看着儿子拎着书包往寝室走，冯凯旋朱曼玉在他身后又关照了几句：“一心一意读书。”“要加油。”

小帅哥冯一凡没回头，但嘴里应了：“知道了，你们好走了。”

儿子走后，夫妇俩并没马上离开。

他俩走向宿舍楼另一侧的楼梯，去三楼看朱曼玉的外甥林磊儿。

外甥林磊儿这个双周日没回来过周末，此刻他正在寝室里看书。夫妇俩把他叫出来，将一包零食递给他，并关照道：“有空出去玩玩，要劳逸结合。”

林磊儿点头道谢。随后，这个面容聪慧的瘦男孩把姨妈姨父送到了楼梯口，挥挥手，说“bye”。

冯凯旋、朱曼玉穿过校园，快走到学校大门口时，朱曼玉对冯凯旋说，这两天你给我卡里打15000块钱，这学期这两个小孩共补4门课，我卡里都快没钱了。

冯凯旋转过脸来，看了一眼老婆，说，啊，要15000块哪？两个小孩哪？

他拖长了语调，因为他心里在想：林磊儿是你的外甥，你自





己的义务呀。

朱曼玉显然看出了他心里的犹疑，于是她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那么你就给我打1万块钱好了。

冯凯旋、朱曼玉夫妇才离开校门口，一辆红色法拉利像一道奔放的闪电，掠过沿江大道，驰到了春风中学的校门前，被挡车杆挡住了去路。

保安老朱站在校门旁，这跑车夺目的红色，炫亮到让他眯起了眼睛。他看见车上坐着一个男孩，手握方向盘，戴着墨镜的小脸正在冲着自己笑。

他听见这男孩在说，我18岁了。

老朱没升起挡车杆，因为这车、这人汹涌着一股巨大的浮夸，就像春天里突然空降的强风，扑到了鼻尖，让他反应不过来。

这学生在笑，说，我拿到驾照了。

一张小巧、白皙的娃娃脸，被车身纯正的红色衬得酷帅无比，墨镜已从鼻梁被推到了额前。

老朱这才反应过来，是高二的季扬扬。老朱犹豫了两秒钟，他揸了一下遥控器，挡车杆缓缓升起。

“呼——”，法拉利冲进了校门。然后，它在校道上放慢速度，缓缓前行，像一团烈火，映着两旁碧绿的香樟和桂树，吸聚了这一刻校园里所有的目光。

是那种被惊到云端里去的目光。



想去救“火”的，首先是高二年级组长李胜男老师。

利落短发、素雅淡妆的她，站在办公室窗边微微皱眉，目睹了这团“火”富有冲击力的行踪。

但刚从窗口转身想下楼的她，被人在耳边嘀咕了一句：“应该有驾照了，咱这里又没规定不能开车进来。”

说这话的，是李胜男的同事、物理老师张红。她也站在窗边打量这团拉风的“火”。

这团“火”此刻已在三号教学楼前的停车坪上停下了，被一群闻风而动的学生（主要是男生）围得严严实实，从办公室这边望过去，它就像一头安静下来的火红骏马，被一群嘎嘎叫唤的小鸭子惊艳围观。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场景。

李胜男老师回头瞥了张红一眼。张红对她微微笑了笑，轻声说，想想怎么去说呢。

她语调里好像有些高深莫测的东西。李胜男明白她的潜台词：

1.季扬扬比其他同学大1岁，18岁了，估计拿到了驾照；既然拿到驾照了，就能开车；既然能开车，他为什么不可以开车过来；既然学校允许学生家的车在返校日开进校门，他的车为什么不可以开进来？

2.当然，他开的是法拉利。但你想去说他什么呢？都这年代了，有些东西若按以前的说法，人家可能听不进，哪怕是小孩，也得先想想怎么去说啊。

3.这是市委常委、秘书长的儿子，说他，是不是有用？否则，还不是多出来的事吗？





于是，李胜男老师回转过身来，又看了一眼窗外，那团被学生们簇拥着的“火”，在她视线里好似飘着妖气，她对张红摇头，笑道，唉，瞧，多宠孩子啊。

张红老师笑笑，调侃道：说真的，那张俊脸，配着这么个大红色的车，还真是青春、好看。

李胜男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备了一会儿课，感觉心里有无数轻尘飞舞，无法静下来。她知道还是因为楼下的那团“火”。

她低头给高二（4）班的班主任潘帅发了一条微信，说，你班季扬扬开了个豪车来上学，如果你要管，想好了再去说。

发完了，又觉得不妥，这是想让潘帅别去说呢，还是想让他去说呢？自己都想不好，潘帅这小子能说得好吗？别笨手笨脚，把事搞砸了。

那干吗发给他呢？

也可能是情绪堵在心里，不舒服。她最近的情绪确实有些控制不了。

她想着潘帅那张懒洋洋的、文艺范儿的脸。这学期，这小子刚接手请产假的杨丽老师，做了高二（4）班的班主任，算他倒霉，班上有这么个奇葩学生。她心想。

她侧转脸看了一眼桌旁的书柜，柜门玻璃上映着她美丽、干练的脸。

潘帅老师压根儿没看见这条微信。

此刻他夹着他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穿着半长的军绿色风褛，





正穿过校园。

他是两年前从华东师大毕业后考入这家全城顶级重点中学任教的。作为一名一心想当作家的文艺青年，他可从来就没想过做一辈子的老师。他还年轻，比较随性，一张大男孩的脸庞，配着略长的头发，带着点懒洋洋的文艺神情，所以在他的领导、年级组长、“御姐”李胜男的感觉里，他这透着迷糊劲儿的脸神像极了才睡醒的懒猫。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在走进校园之前，潘帅老师其实带着笔记本电脑在学校隔壁的星巴克写他的小说。

现在，他注意到了三号教学楼前的动静——那抹夺目的红色，以及那群“叽喳”的学生。

他朝着那辆红色法拉利走过去，他认出那个倚着车门、戴着墨镜的男生是季扬扬，那群簇拥着这车的喧哗少年大多是自己班上的学生。

他心里有一股奇怪的气息，随着这喧哗之声瞬间升腾上来，这气息锐利，一如眼前这炫目锃亮的车头。

这情绪对他来说，其实有些异样。

因为以他平时的风格，他对这些比他没小太多的学生，一向很少动气（当然课堂纪律他也是要管的，但要说到对他们有多少情感上的顶真，比如像隔壁班的那些班主任以及年级组长李胜男那样冲着学生痛心疾首、大发雷霆、又哄又劝，他可没有），也可能他入行不久，也可能他还没找到让他感觉舒服的介入方式，也可能他心里有自己的“诗和远方”。



但这一刻，他在走向他们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在恼火。

他冲着他们大声说，谁开来的？

男生季扬扬向潘帅老师转过脸来，墨镜映衬着他明亮、天真的笑容，他说，我啊。

潘帅老师说，跟我说话，把墨镜拿下来。

声音低沉，情绪却在奔向顶真。

季扬扬赶紧摘下墨镜，说了一声：对不起，潘老师。

男生季扬扬明白这是涉及礼貌的细节，所以乖乖认了，同时他意识到老师不快的脸色是冲着自已身后这辆车来的，于是赶紧解释说，潘老师，我有驾照了，昨天刚拿到的。

季扬扬拉开车门，取驾照给潘老师看。

潘帅瞟了一眼驾照，说，我又不是警察，我不查驾照的，我问你，谁让你开进来了？！

他黑着脸的凌厉声势，一反他平时懒洋洋、随意好说话的样子，令这群少年面面相觑。

四下突然静场，季扬扬感到难堪，几分钟前他还飘在高空，而现在他被人围观了老师对他的不满，他瞥了一眼潘帅老师，说，老朱师傅让我进来的。

这回话里的小机灵，让潘帅心里的火气又向上蹿了一下，他反问这男生：他让你进来，你就进来了？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儿是读书的地方，要拉风，去别地儿。

季扬扬嘟哝道，我没想拉风。





潘帅向围观的学生一摆手，说，走了，走了，你们走了。

于是，那些男生一溜烟都散尽了。

现在车边留下了潘帅老师和季扬扬。潘帅老师说，我平时可不高兴说你，你看我有说过你嘛？因为你拽啊，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烦心啊，但现在，我说你一次，你给我听着，你要拉风、显摆，去别的地方，这里的学生还单纯着，别影响别人。

季扬扬心想，好像我是坏人一样。

这男孩心里的倔劲在飞快堆积，他甩了一下额前的头发，别过脸去，告诉这小潘老师：我拉什么风啊？又不是我的，我昨天刚拿了驾照，只是想试一下。

潘帅心想，昨天拿了驾照，今天就开了这么个车过来，不是家长脑子进水了，就是你被宠坏了。

他盯着这男孩脸上正一点点透出来的拽劲儿，告诉他，你要试车别试到咱这儿来，咱这校门与你这车比，都成了寒门。来这里的都是想好好读书的人，他们需要静心，受不了你这刺激。

季扬扬心里的不服气在冲上来，他告诉这年轻的老师，有什么好受刺激的，街上有的是好车，要刺激早被刺激了，再说，这车又不是我的。

这男生眼神里的轻蔑意味，很深地刺了一下潘帅老师。潘帅老师说，你给我开回去。

季扬扬说，开回去就开回去。

他打开车门，从里面拿出双肩背包，“砰”地碰上车门，往学生宿舍楼的方向走。





潘帅老师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你现在给我开回去。

季扬扬甩开潘帅老师的手，说，我会开回去的，让我把书包先放回宿舍好不好？可不可以？

季扬扬拎着双肩包径直往前走。

潘帅对着这透着倔劲的背影说：季扬扬，晚饭前你给我开走。

季扬扬走进宿舍楼，走上楼梯，穿过三楼长长的走廊。

他拖沓的步履，微翘的头发，都散发着怨气。他推开306室的门，室友、“英才班”的林磊儿正端着一个脸盆要出来，脸盆里装着将要去水房洗涤的衣物。这间寝室共住4位男生，其他两位此刻都不在。

嘿。林磊儿对季扬扬笑道，我看到了，法拉利啊。

刚才林磊儿在寝室里看书时，听到有人在楼下惊呼“法拉利”，他就探头出去张望，看见了室友季扬扬驾着豪车驶过校园的盛况。

现在林磊儿收住往外走的脚步，对季扬扬夸道：挺酷的。

季扬扬说，甭提了，被“小潘潘”批了。

林磊儿端着脸盆走过来，问：是吗？为什么？

季扬扬说，为什么？说我拉风啊。

是有点。林磊儿瞅着季扬扬笑道，呵，不过嘛，他当老师的，也没什么钱，永远也买不起这种车的……

这含糊的话里，有让季扬扬解气的潜台词，季扬扬就笑起来。

在季扬扬眼里，这来自山区的室友林磊儿虽土了点，但确



实挺机灵的，自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小磊子”，在同学中，这“小磊子”跟自己也是跟得蛮紧的，而自己呢，在这房间里的时候，也需要有他这么个小人儿，比如，作业做不了让他帮一把，说起来他还是全年级最牛×“英才班”的学霸呢；再比如，想买个奶茶、外卖，就请他跑腿去校门外一趟，当然，自己也没欠他，让他跑腿，总是买双份的，一份自己，一份归他，算请他客呀，这也扯平，没欠人情吧。

季扬扬把双肩包往自己床上放，床上还堆了几件待洗的衣服，这个双休日他去了舅舅家，所以脏衣服没带回自己家去。

季扬扬拎起这些衣物，搁下背包，他的嘴里还在对一旁的林磊儿抱怨潘帅老师：炫富？屁，又不是我的车，我爸哪怕当得比市长大，也买不起。车是我舅的，我昨天去我舅家玩，央求他给我试试手，我刚拿到驾照手痒。我舅同意我今天开过来，说好他司机明天过来开回去的，“小潘潘”居然等不及了，非要我现在、立刻、马上开回去……

季扬扬看见了林磊儿手里端着的脸盆，就随手把自己手里正拎着的衣服往里放，说，劳驾哦，谢了。

林磊儿“嗯”了一声。他们习惯了这个。随便洗一下，也不是一次了。有些习惯了。林磊儿本身也是那种特别勤快的男生。

还有习惯了的是，就像此刻，季扬扬转身从自己那只双肩包里掏出十块钱，顺带两包鸭脖，放在下铺林磊儿的床上。

以前林磊儿也推过，说，不要，朋友呀。而季扬扬总是微微皱眉，以不可抗拒的强势说“又没关系的”。仿佛你不收就不是





哥们儿，小里小气，让人看不起了。

季扬扬拿起车钥匙，往门口走，去楼下开车。

林磊儿把脸盆往地上放，说，哎，我还是晚上回来再洗吧，洗这么多，等会儿去实验楼上集训课可能来不及。

季扬扬下楼，向三号教学楼走过去，隔着一大片绿色的草地，他看见那辆红车停在那儿，是那么的夺目。

是的，即使远远地看，依然红得那么纯正。法拉利红。真漂亮啊。

远远地，他还看见一个穿蓝色卫衣的男生正凑在自己的车前，一会儿蹲下，一会起身，像是在研究这车。

季扬扬走到近处，那男生还没走开，他的手正摸着车门。

这让季扬扬有些不快，加上他心情本来郁闷，他说，有什么好看的？

那男生回头，笑着说，真漂亮。

季扬扬没好气地说，别看了，走开，要不又得怪我了。

如果这男生是季扬扬自己班的同学，他不会这么说话；如果先前他没被潘帅老师一通K，他也不会这么说话。

果然，这男生听闻此言，诧异地站起身，他的手还搭在车上。

季扬扬说，别摸了，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告诉你们，不是我的。

这男生扭头就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季扬扬嘟哝道，是吗？如果真觉得没了不起，那还有什么大

